

# 求学记

□ 杨磊

刚刚恢复高考时,我还只是一个孩童。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村里的哥哥姐姐们都欢欣鼓舞、蠢蠢欲动,他们去县城参加高考,一个月过去了,村里不断地有人来了通知书,在村里人的羡慕与祝福中去了城里读大专和中专,离开了农村,实现了鲤鱼跳龙门

的梦想。

高中中榜,成了我青少年时代最大的追求和梦想。

那时的高考是走出农村的“华山一条路”,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,高考录取比率低,一旦考入大学之门,那就成了“天之骄子”,不用缴学费,还有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,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、分配住房。1986年,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,700分的总分考了494分,超过最低起分数线4分,分数公布的那天,我知道应该不至于名落孙山,但也不会录取到什么好学校,左等右等,在大专录完后开始录中专,先录省中专,再录地区中专,正当我在不抱希望,准备复读的时候,在去学校的路上,一个同学告诉我,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,在班主任老师手上,高考志愿表上的最后一所学校,地区中专——荆州财校。

想到复读路的漫长与苦涩,想到家庭的困难与艰辛,我不想再去重复那梦魇一般的“黑色七月”(以前的高考日定在七月)。我扔掉那些重新拾起的课本,飞快赶到班主任老师家中,拿到了我的中专学校录取通知书。每年发榜的时候,县一中门口有一个金榜题名榜,从清华北大、到武大华科,再到专科学校,中专学校是没有资格上榜的,自然,门前的红榜上就没有我的名字了。荆州财校,全称应该是荆州财贸学校,主要是一所培养财会人员的中等专业学校。拿到通知书的时候,离校到报名的最后期限只有两天了,前几届的校友,听说毕业后到了区乡粮管所当质检员、在供销社当统计员,想想当年随家人一

起去粮管所卖粮食,那个质检员的傲慢劲,倒也觉得这个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按照入学须知的要求,办理了“农转非”手续,从入学那天起,身份由“学生”变成了“国家干部”,这是家人最看中的,实现了“农转非”也算是跳出农门了。一家人很开心,聚在一起吃了一餐饭,我就到学校报到了。

荆州古城,丹桂飘香。斑驳厚重的古城墙和清波荡漾的护城河给了我们巨大的新鲜感。比邻的沙市是当时有名的轻工业城市,北京路、便河路、中山公园,让人流连忘返。可一到荆州财校,心里就凉了半截,整个校园的面积还没有中学的县一中大,几排红砖青瓦的平房与我们想象中的“高等学府”相距甚远,也没有想象中的“教授”、“大师”。清涼的秋夜,几个“老乡”聚在一起去城墙边散步,闲谈之间,一股共同的失落感油然而生,中学时代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的激情仍在,有两个同学第二天就选择了退学复读、打道回府,其中有一个第二年考取了复旦大学,去了上海,还有一个第二年参加高考却连荆州财校的起分数线也没有达到,回到老家去做了民办老师。

学财会,不是我的追求,也不是我理想的职业,枯燥的数字怎么也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我从小理想是学中文,做作家。就算读师范,我也肯定是当语文老师,可是我录取的是最后的一所学校,没有选择,也不能选择,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。学校可能看了我的档案,根据我的偏好,把我安排到了与文字接近的专业——财经文秘专业,总算是离自己的爱好近了一点。

财校的生活闲适而安逸。没有了家人的重托与期待,没有了“千万人挤独木桥”的白热化竞争,恰似有一种雨过天晴之感,两度高考的血雨腥风,再不歇一歇都感觉对不住自己了。学校离古城墙不远,到了周末晚上,同学们都要三三两两相约到东门的城墙边散

步。偶尔,登上城墙,硕大的城砖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感,想起这曾经的楚国故都、三国重镇,多少英雄豪杰在这城墙上拼死守卫,抵御来犯之敌,多么遥远、多么悲壮!对于古城的历史,一些民间俗语从小耳熟能详,“刘备借荆州——有借无还”、“关羽大意失荆州”,刘备、关羽,他们也上过这城墙吗?夏夜的微风吹过我的脸颊,送来阵阵凉爽,远处的江汉石油学院灯火通明,校园广播传来当下流行的张德兰的那首《春光美》,优美的旋律,穿过护城河,弥漫在空气中,缓缓飘来,让我在若干年后想起,依然记忆犹新,“我们的故事,随着那春天,在春天的好时光,留在我们心里……”

青春的时光总是与音乐相伴。20世纪的80年代,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总会诞生一两首传唱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。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费翔的两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、《故乡的云》唱红了大江南北,当我过完春节返校时,校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唱起了“冬天里的一把火”。那年,正赶上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红高粱》上映,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,漫山遍野的红高粱,野性粗犷的西北汉子,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嘶哑的喉咙吼出劲爆的歌: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,往前走,莫回头!

很快就到了实习毕业的时候了,在即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,却对这所中专学校产生了好感。学校安排我们到辖内县域的财贸单位实习,和那些名牌大学相比,我们都感到很羞涩,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学校,各县市财政局、税务局、银行等部门都是政工科长接待我们,局长、行长给我们讲话,没想到这些单位的局长、科长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往届的校友。看到我们比较自卑,一位老大姐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,你们学校可真是不错啊,培养的财务人员很实用,来了不久就大都挑大梁,我们这些单位的局长、科长七成以上

是荆州财校的学生。

荆州财校——这所中专学校,终于让我扬眉吐气,引以为豪!我对我的母校开始刮目相看,可是我却要离开校园了。

我们毕业时,是普通高等中等专业学校包分配工作的最后一年。这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工作分配是今天的学子难以想象的,全校应届毕业生近300人,用人单位的计划超出了300名,供不应求,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派出了专门的班子,找毕业生做工作,财政、税务、工商等也都有接收计划。毕业生自由选择,于是我填报了农业银行分配表,进了一家国家的专业银行。

我在农业银行一工作就是三十多年,不惊不喜,见证了农行三十多年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。三十多年了,我始终记得财校毕业时老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的一番话,“这所学校的确给不了你们显赫的学历和文凭,两年的学也不可能学到很多的知识,但这个学校却是你职业生涯的起点,给了你从事财经工作的职业方向,同时也给了你很多在人生路上一路同行的老师、校友、同学”。

有人曾经做过评估,20世纪80年代的中专,按照录取比率和含金量,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普通本科。可是,中专毕竟只是中专,在职称评定、职务晋升等很多方面都只能比照高中高级学历,后来通过业余函授学习,我拿到了湖北经济管理学院的专科文凭和湖北省委党校的本科文凭,我的登记表上终于填上了本科毕业,可有人问起我哪个学校毕业,我还是会说,我毕业于荆州财校——中专学历。

参加工作后,为事业和生计奔忙,总是行色匆匆。尽管母校不远,却一直未有再回去,看看曾经的校园,看看我当初青春的模样,据说,荆州财校已经并入了哪所大学,成为一所分校,那个培养了大批优秀财会人员的中专学校已经没有了。

## 洪湖段的长江

□ 王兴中

长江,心地善良  
本来从南边可以昂首阔步去下海  
又特意在北面开一条水路  
把洪湖推介给四海  
还赠送一把江心琴  
琴弦上二十里芦花开遍  
暮暮轻奏一群浪  
朝朝弹出半江鹤白,半江霞  
为洪湖配上一位福妈  
乳汁原初,清澈、甘甜  
如一杯杯米酒  
让鱼儿贪杯

## 洪湖的水

□ 王兴中

湖水挽留在湖里  
养野鱼,野藕,野菱,野鸭,野高巴  
以英烈泪水勾兑  
洗开一湖高举健康的红莲花  
湖水拜访湖外  
流到外婆的木瓢  
向一棵棵土菜墩月光  
向一根根瓜藤撒星星  
流到父亲的酒杯  
杯中的麦子,高粱米语窃窃  
乡愁不愁  
鱼儿真香

## 洪湖的桥

□ 王兴中

洪湖的桥有百家姓  
姓石,姓木,姓天,姓金,姓银  
无论姓什么  
都像鹰一样偷偷  
埋头肯干  
驮起阳光,流云,情侣  
桥下流水读着平安辞  
鱼虾早恋  
水鸟秀恩爱  
一切均在鹰的捍卫之中  
鹰安万千  
朝着鱼儿乡之海  
幸福扑面而来

## 洪湖的路

□ 王兴中

陆路在百分卷里  
卷面整洁,神气  
扣了一点容易让人走错的分  
纵横的高速把洪湖驶入超车道  
鸟路没有半分笔误  
修到了诗与远方  
到处燕舞,莺歌  
水路附加题做得无可挑剔  
湖网,河网,沟网被一网打尽  
淤泥被抱上土护岸  
人在护城鸟  
鸟路上拆除一切黄灯,红灯  
开辟全域自由游  
鸟在羡慕鱼  
鱼路上配有氧吧  
荷伞下酌早酒,品晚茶

## 父亲的倒影

□ 吴道敏

很长日子没说过一句话  
他的影子如旋风一样  
不断在我脑海里进进出出  
试图打开我思念的心锁

只闻过私塾的墨香  
渴望知识如古人愚梁刺股  
名字刻上碑文前都不曾放弃  
他心里始终燃着一堆篝火

他手持火种点燃了我  
让我以年华作笔以汗水为墨  
耕耘在军警人生的长河  
谱写一首首公平正义的赞歌

父亲是一面照亮我灵魂的镜子  
我的诗里有他取暖的亮光  
怀念他如昨夜星辰皎洁高远  
思念他似长江在血管奔流而过

## 四季花信风

□ 王忠标

记得游苏州虎丘花神庙,看到这样一副对联:“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,二十四番花信吹香七里山塘”。之所以难忘这联语,一是因为这春梦竟由这静宝之地唤起,让我感到出世人世是那样的紧密;二是这花儿由二十四节气来风吹香,让我对这风产生了从没有过的感恩。我慢慢想起,《易经》言八卦,巽为风,属阴卦。而乾为天为阳坤地为阴,由此类推为男为阳女为阴。难怪这风竟若碧玉年华的女子十八变。

人类总是从大自然中寻找美,发现美,作为八卦中最大的八大天象之一的风呢?大自然中看似无形万千变化的莫过这巽风,它展示的是一种舞者的律动,且带着大千世界随之律变。它所到之处,大地山川随之幻形,绿树红花随之出色,江河湖海随之留声,鸟兽虫鱼无不感动。六合广宇内,四季花信风。

春风无疑是人间的最企盼。因为冷月

寒冬,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。你听诗人们歌吟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。小至即冬至,那是深冬最冷的时候,但杜甫此诗心中竟感春气。

萌,阳新生。”问春从此去,几日到秦原?”江南春早,柳宗元在想,这春风什么时候将春送到三秦大地长安门前呢?盼春时,是那样的急切!”从此小园增物色,杖藜日看春生”。春来人间,薛惠那是看不尽,赏不够。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乘东风放纸鸢”,高鼎看那迎着东风放风筝的孩童,那是童心唤起,满心欢悦。春到了,是那样的喜呀!但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,春随风信去,流水浮落花。春是对人间的一场恋爱。你人心了,那就是春润心田,你愧对了,那就是风摧花信误了春光。

如果说春风来自日出的东方,就像李白的诗所唱的那样,“东风随春归,发我枝上花”;那夏风盈盈来,有它自己的路径。画桥

南畔倚,微微南来风。而夏风初来是温婉柔弱的,千古诗家,唯苏轼为其定格:“花褪残红青杏小,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,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。”这就是初夏。当芳草萋萋,盛夏潮起这纵情的世间。万物蓬勃,花从灿烂,生命怒放。即使是瓦楞中飞鸟衔落的一颗无名的种子,也迎着夏风伸出丝根绿,绽开米粒花。

夏风给大自然带来了繁盛,而秋风起时所有生命为之惊悚。草木入秋,是否寓意人生半世。所以,那经春历夏的人们更是五味杂陈。秋风渐劲,万花纷谢,草木枯黄,鸟雀衔巢,猛兽营窝,江河悠悠影瘦,候鸟翩翩南迁。曾经的繁花似锦,曾经的浮华盛宴,云卷云舒后,万物归静。

风惊动了四季,人走过了一程。谁伴秋风一路行吟!得意的人登高望远,秋高气爽;失意的人则临风悲秋,欲说还休。但这世间总有通达的人,他们寻着陶潜的路径,

## 春的断想

□ 谢隆新

清晨起来,推开窗门,雪花像天空中扇动着翅膀的蝴蝶落在梅花上,栖在三月的菜花上。这是久违了的春雪,也应该是故乡最后一场春雪了吧!好在气温已经回暖,冰雪很快化成了大地上涓涓的细流,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广袤的田野。

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,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春天里,春雨绵绵,万物复苏,生机盎然。无论是冬天送给春天的最后一场雪,还是北方寒冷空气不断侵犯,都阻挡不了春天铿锵的脚步。小草在愠怒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发出了嫩芽,杨柳在二月的春天里抽出了新枝,青蛙在乍暖的荷塘里哇哇鸣叫,蜜蜂在金黄的菜花上采着花粉。大地在苏醒,百鸟在鸣叫,农民搬出了收藏一个冬天的犁耙。大自然周而

复始,人们的生产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
那年暮春,大山里云雾缭绕。我在湖南临湘的五尖山晨练。山下是一片茂密的竹林。竹子大都有碗口粗,墨绿色。这里虽然没有东北林海的惊涛骇浪,但竹林森森,云波袅袅,仍给人一种柔情连绵的感觉。有几个山民背起了竹篓开始寻找春笋。他们手里拿着小锄头,只三两下就挖起了一个春笋。不到半天工夫,这一片竹林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洞眼。他们说每年的三月都上山挖竹笋。眼下正是春暖花开,是挖春笋的最好时机。他们背起满篓春笋回到了家里。第二天清晨,农贸市场就响起了这些山民卖春笋的吆喝声。

又过了些时日,仍是这片竹林。酱黄的山土上又长出了新鲜的竹笋。愠怒的土壤里

似乎能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。这些山民要留下这些竹笋让它长成高大的南竹。他们背起竹篓到另一片山上挖春笋去了。那些嫩青色的新竹,就长成了春天里最美的颜色。

我的故乡洪湖,几场春雨将干涸的湖水慢慢丰盈。青嫩的蒿草随着湖水往高生长。渔民将鲜嫩的蒿草从湖底扯起来,剥除外面几层老的蒿叶,里面就是又白又嫩的蒿菜。三月的城区市场,蒿菜摆在摊贩面前格外显眼。清炖蒿菜汤,黄鮑煮蒿菜,成为洪湖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。那白白的汤汁,鲜嫩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们总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,夏天是生长的季节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冬天是收藏的季节。大自然就是这么微妙和神奇。四季轮回,年复一年,让万物在地球上有序地生存

公益广告

#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

深化文明创建  
争做文明市民

